

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双重网络嵌入机理及其模式研究

——基于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的案例分析¹

许玲燕¹，吴 杨²

(1.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2. 镇江市农业委员会,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精准扶贫既需要通过嵌入产业网络获得特色资源的产业链支持，也需要通过嵌入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支持。通过产业网络嵌入精准扶贫，利用特色产业优势，参与产业结构调整获取外部经济，是精准脱贫的物质与制度条件；通过社会网络嵌入精准扶贫，利用社会弱关系外部扶持、强关系的资金扶助和机会提供实现自身发展，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资金、技术与机会纽带。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案例解析了双重网络嵌入机理和模式的实现过程，并提出在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中必须形成依托产业资源打造特色产业链、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多主体协同扶贫的两大核心要素机制。

【关键词】：精准扶贫；产业网络；社会网络；嵌入机理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8）02-0030-07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进扶贫开发战略，不断探索扶贫开发新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联合国 2015《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 70%，但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仍有 3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有研究指出，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突出以及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等问题^[1-2]，这些问题是我国科学推进扶贫开发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屏障。同时，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包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类型地区和边境县地区，贫困状况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尤为突出，致贫原因也更为复杂^[3]，是精准扶贫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自 2013 年 11 月以来，“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在全国各地的扶贫开发工作中纷纷落地，实践出如浙江“互联网+扶贫”、云南“旅游扶贫”、江西“光伏产业扶贫”等精准扶贫模式。在这些模式下，主要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主体，一个是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贫困户，另一个是作为精准帮扶的主体特色产业，从而存在两种与精准扶贫相关联的网络，即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可见，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精准扶贫过程中双重网络嵌入的作用机理及其实现模式，并以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该机理的运行过程及其模式的适用性。

一、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双重网络嵌入机理

从理论上说，贫困户无需借助任何外部力量也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资源实现脱贫，但从现实来看，贫困户的主动脱贫能力、

¹【收稿日期】：2018-01-10

【基金项目】：镇江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RK2016037）；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启动项目（14JDG103）

【作者简介】：许玲燕，管理学博士，从事农村经济管理研究；吴杨，管理学博士，从事农村发展与减贫研究。

脱贫机会均有限，在过去的实践中也证明了其仅凭借自己的力量难以实现脱贫致富。因此，多数贫困户在实施脱贫行动时，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是如何获取外部资源来帮助自己实现脱贫致富。

那么，贫困户一般是从何处获取外部资源的呢？罗兰和李志平等学者在对各地精准扶贫实践问题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可以利用贫困地区的产业资源优势帮扶贫困户精准脱贫^[4-5]；陈希勇对平武县三个贫困村的调查研究指出产业扶贫是山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模式^[6]；黄承伟和覃志敏深度剖析了重庆市涪陵区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提出了以农民创业园区为平台、以扶贫责任书为纽带的贫困农民自我发展扶贫机制^[7]；党红艳和卢冲等研究设计了旅游扶贫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8-9]。可见，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资源实施精准扶贫已成为重要的扶贫手段，但是贺雪峰发现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产业扶贫中存在大部分失败案例^[1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扶贫困境呢？在产业资源优势突出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地区、有些人能够发现并抓住脱贫机会进而实现致富，有些地区、有些人却不行呢？对此，本文认为产业网络作为精准扶贫的外部资源，通过贫困村、贫困户参与产业结构调整获取外部经济，能够对精准脱贫起到基础性的支持作用，但是这种外部资源要转化为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还必须通过贫困户的“人际关系”纽带获得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支持，扩大脱贫机会，增强自身的脱贫能力。因此，有学者从社会保障、社会支持、社会资本角度关注了精准扶贫实践。如曹洪民研究了四川仪陇县试点的扶贫互助社，指出其是农村扶贫的重要制度创新，有助于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推动农村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11]；朱俊立认为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保障扶贫服务是实现社会保障扶贫的创新实践^[12]；王卓研究表明乡镇贫困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很弱，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

综上可知，精准扶贫网络是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的有机统一体，精准扶贫过程同时也是对产业网络与社会网络双重嵌入的过程。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既需要通过嵌入产业网络获得特色资源的产业链支持，也需要通过嵌入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支持，其作用机理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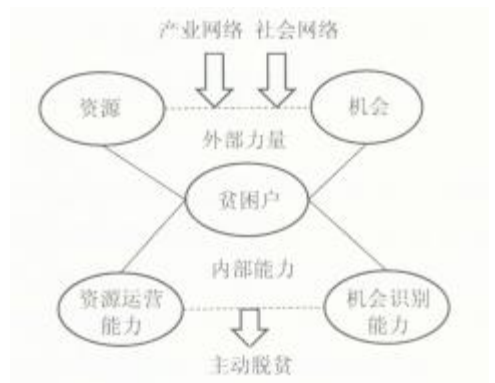


图 1 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双重网络嵌入机理

由图 1 可知，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过程包含四个要素：贫困户、资源、机会和能力，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作为嵌入性要素对以上四要素发挥作用，通过双重网络嵌入增加贫困户的脱贫资源和机会，从而提升其主动脱贫的能力。具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含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双重网络嵌入是贫困户获取脱贫资源和机会的重要途径。产业网络嵌入有助于贫困户利用现有的产业资源优势，把握市场机会，参与产业分工，与相关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形成利益合作联盟关系，并通过产业网络内的资源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获取更多的互补性资源。同时，大部分贫困户的文化水平偏低、职业技术能力偏弱、知识积累不足，仅仅依靠自身难以发现合适的、有价值的脱贫机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贫困户的支持力度又偏小，因此，亲朋好友、邻居、老乡等强关系社会网络就成为他们获取脱贫资源和机会的主要途径，且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弱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就业与创业的资源与机会。

第二，精准扶贫过程是贫困户、资源、机会、能力匹配和平衡的结果。处于核心地位的贫困户要具有主动脱贫的意愿，充分把握、配置和平衡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嵌入带来的脱贫资源和机会，借此提升自己的脱贫能力。

二、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

精准扶贫包含着从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到精准帮扶，进而实施精准管理，直到逐渐实现精准脱贫的过程^[14]。基于此，本文结合网络嵌入性理论，提出包括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在内的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如下页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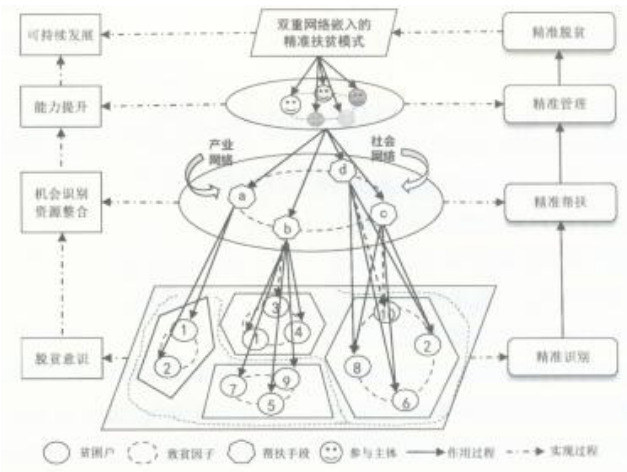


图 2 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

由图 2 可知，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包含四个阶段、两大类主体及两种网络关系等要素。在精准扶贫四个阶段的运营过程中，贫困户与帮扶主体这两类主体在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的交互作用下实现精准帮扶的关系网，并基于此获取脱贫致富的资源、机会和能力，最终实现贫困户及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贫困户及其致贫因子的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过程的起点，也是关键环节，关系到帮扶谁、如何帮扶等核心问题。

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运行四阶段即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脱贫，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其中，精准识别的过程主要包含：找准致贫关键因子，识别贫困人口和贫困户；基于致贫因子，对贫困对象精准分类；建立贫困对象信息管理系统。即在因病、因灾、因学、因残等致贫因子下精准识别贫困户及贫困人口，然后基于不同致贫因子将贫困户分类建档立卡。此时，对于贫困户而言，要想脱贫致富，首先要形成积极主动的脱贫意识，才能在精准帮扶过程中及时识别机会，主动地整合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嵌入带来的人、财、物、技术等各种资源。

精准帮扶必须首先通过精准识别环节挖掘贫困户的帮扶需求，利用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关系，形成多样化的帮扶“组合拳”，作用于不同致贫因子的贫困户，各个击破，消除致贫因子，刺激贫困户的脱贫动力，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具体而言，在精准帮扶过程中，通过产业网络嵌入精准帮扶是指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链、特色旅游业以及村集体经济等产业资源对贫困户脱贫致富起到帮扶作用，它是贫困村、贫困户增产创收的物质与制度条件；社会网络嵌入精准帮扶是通过弱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外部扶持和强关系（亲人、朋友、同学、邻居、老乡等）的资金扶助和机会提供来实现的，揭示的是贫困户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资金、技术与机会纽带。在双重网络嵌入精准帮扶后，将形成多种帮扶手段，给贫困户带来脱贫资源和机会。

精准管理是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网络的支撑作用，以不断改进精准管理为循环，以基层乡镇组织为单

元构建精准管理运营系统，激发基层乡镇组织的自主性，鼓励民众的主体性，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性，在此基础上政府对多元主体实施政策引导，形成主体间相互协作的精准扶贫产业网络与社会网络体系，以达到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能力的目的。其中，政府各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要通过政策支持、扶贫资金下达、技术培训等方式实现精准扶贫；企业等市场力量通过与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发挥资金、技术等优势，实现在帮扶发展中共赢；人民团体、扶贫互助社等社会组织通过技术援助、结对帮扶参与精准扶贫；村委会主要通过村党组织带头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展扶贫政策传达与落实、思想疏导、生产指导实践等工作帮助贫困户主动脱贫；亲人、朋友、同学、邻居、老乡等通过提供资金、介绍就业机会、支持创业等方式参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是基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及精准管理后对贫困户及贫困地区的考核和工作监督，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对扶贫效果进行考核，督促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将精准扶贫作为工作重点；建立以扶贫成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激发地方开展扶贫工作的积极性；依靠扶贫绩效考核、退出机制等制度设计实现贫困户的成长与可持续发展。其中，扶贫效果的考核可以考虑从经济、生理、心理等维度考核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贫困村退出、贫困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从根本上预防贫困村、贫困户退出后再度返贫。

三、双重网络嵌入的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精准扶贫案例分析

（一）背景描述

脱贫攻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难点在老区。按照部署，镇江市在“十三五”期间将重点开展“百村万户新达标”行动，着力对接茅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区域性整体帮扶。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位于长三角发达地区，占地总面积 3847km²，70% 的面积属于丘陵区，涉及 12 个经济薄弱镇（街道）、101 个经济薄弱村，截至 2017 年 6 月，已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及贫困人口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各辖区贫困概况

所辖市（区）	经济薄弱镇（街道）	贫困村数量（个）	贫困户数（户）	贫困人口数（人）
丹阳	延陵镇、珥陵镇、司徒镇	25	1129	1832
句容	白兔镇、茅山镇（含茅山管委会）、 天王镇、后白镇	49	3331	6367
丹徒	谷阳镇、上党镇、 宝堰镇（含荣炳盐资源区）、高资街道	27	933	2032
润州	韦岗街道	0	0	0

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曾是苏南抗日根据地，战争年代，其独特的丘陵山地条件和区位因素成为对敌斗争的重要屏障。而在和平年代，原有的优势则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自然地理因素来看，茅山山脉将老区分成东西两大部分，地势中间高、两边低，这种地形严重阻碍了老区的道路交通建设和物流网建设，同时各类库、塘、河、渠淤积严重，易涝易旱，防洪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严重制约着老区发展高效现代农业。第二，从产业因素来看，老区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如传统种、养殖业仍占主导地位，水产养殖业处于起步阶段，林业生产经营粗放，集约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劳动力职业构成不合理，造成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同时乡镇工业基础薄弱，加之受到交通不便，水电供应不足的影响，第二产业发展缓慢，此外茅山风景区道路规划不合理，历史人文景观还未完全修复，影响相应的旅游资源开发。第三，从社会因素来看，老区劳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制约了科学技术的推广，贫困人口老龄化严重，形成了未富先老的态势，医疗条件差且贫困人口卫生意识弱，因病返贫的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归根于：其产业结构层次低，拉动力不足，特色产业低端

发展，帮扶力不强；结对帮扶与社会支持力不够等。可见，要突破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当前的扶贫困境，其核心就在于如何高效利用该地区的产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将特色产业作为抓手，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贫困户长效脱贫。

（二）案例分析

近年来，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和长三角地区的区位优势，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产业特色优势，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实践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双重网络扶贫模式。

一是依托产业资源优势，依靠结对帮扶，落实产业扶贫。江南水乡气候生态良好，适合种植粮食、蔬菜、瓜果以及丘陵茶树，据此打造出了优质粮油、高效园艺、特种养殖、碳汇林业、休闲农业等五大产业，建设成了一批以“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为特征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农业生产基地。如句容市李塔村地处山中，交通不便，全村有贫困户 33 户，其中五保户 9 户、低保户 20 户。自 2016 年以来，李塔村与镇江市公安局建立了扶贫对接关系，市公安局出资建设制茶车间，帮助村民加工鲜叶、制作干茶；同时，号召有实力的村民投入资金、平整土地，进行蔬菜规模化种植，并雇佣村里的贫苦户参与劳作，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二是延长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构建多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扶贫产业链与生态链耦合。围绕优势产业，将农产品生鲜电子商务、生态有机农业经营和休闲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引入农业产业链，通过贫困户土地、扶贫资金入股分红，劳务就业等形式，构建贫困户与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与生态、循环、低碳农业模式相结合实现生态扶贫。如位于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的翰雅有机农场，在农场内部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生态循环系统，将种植业、养殖业、微生物产业、加工业、休闲观光农业联动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大幅度降低成本，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和整体效益，利用现代高效农业促进农民致富。目前，翰雅有机农场通过一年每亩地 700 元的土地流转价格从当地农村流转土地，并长期雇用附近农村的 50 名贫困农民参与生产劳动，每人每月收入约 2000 元，按照一个贫困户流转土地 3 亩且出一人参加劳动的三口之家计算，可成功实现帮助该贫困户脱贫。

基于前文关于精准扶贫过程中双重网络嵌入的作用机理及模式的理论分析，建立如表 2 所示的案例分析框架。

表 2 双重网络嵌入的镇江市茅山革命老区精准扶贫模式

案例	扶贫形式	产业资源	社会资源	机会	能力	扶贫影响力
1	资源优势+ 结对帮扶	茶叶、果蔬	地方政府、社会组织、 村民、农技人员	就业、创业	资金、劳动技能、制 茶工艺	形成了自我发展的可持 续脱贫态势
2	利益联结+ 生态扶贫	水稻、果蔬、 水产、家禽	地方政府、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技人员、 科研院所	就业、参与 市场竞争	资金、生态技术、高 效农业生产方式	形成了扶贫产业链与生 态链耦合的发展局面

由表 2 可知，双重网络嵌入精准扶贫必须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同时要借力于社会各界的帮扶力量才能实现精准脱贫。如句容市李塔村依托山区的茶叶、园林、果蔬资源，积极发展优质茶叶加工、果蔬规模化种植；上党镇翰雅有机农场依托良好的水土资源，打造循环、低碳的生态农产品产业链，利用“互联网+”平台，将产品深深嵌入到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网络中，获取产业分工合作的收益，不断增强产业扶贫模式的生命力。同时，两个案例中的精准扶贫过程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支持，贫困户要实现脱贫致富，首先必须克服资金和技术瓶颈，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资源来解决。两个案例的精准扶贫过程中，也充分显示了社会网络资源的帮扶功能：一是通过将社会网络关系从血缘、地缘、学缘关系拓展到业缘关系，案例二中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形式，将贫困户纳入社会关系网络当中，帮助贫困户获取资金、技术的自我累积；二是通过加强与社会网络的

联系获得知识、技术支持，两个案例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均有从农技人员、科研院所引进设备、寻求技术支持的经历。

案例表明，通过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嵌入有助于贫困户获得互补性资源、稀缺资源，是提升其脱贫能力的关键。这个过程中，社会网络关系突破原有社会强关系网络界限，开始引入弱关系，同时向产业网络延伸。

四、结论与思考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案例讨论，可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双重网络的嵌入有助于实现贫困户主动脱贫，同时在双重网络嵌入的精准扶贫模式中包含着两大核心要素机制，即依托产业资源形成特色产业链、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多主体协同扶贫，进而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共同发展。

（一）产业网络嵌入扶贫路径：精准选择扶贫产业、提升产业价值链、耦合产业链与生态链

每个贫困村都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自身特点，每个贫困户也有各自的人力、土地、资源等特征，在进行产业扶贫和资源开发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产业资源地域优势，凸出资源特色，结合市场需要精准定位，否则容易出现“虎头蛇尾”“资源滥用”等问题。一方面，扶贫产业的选择要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区域规划、技术水平、贫困人口劳动能力等因素匹配好，多种生产要素组合好，如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同时结合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调整结构；另一方面，扶贫产业要具有市场导向性，产业类别和规模要符合经济发展要求，遵循供给侧改革要求，不能盲目跟风，一味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够、贫困人口受益不足。

产业网络嵌入精准扶贫过程的目标是通过产业发展和产业增值来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率，为此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实现：一是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的层次决定产业的扶贫带动能力和收入水平，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渔业、农文旅复合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生产型服务业和文创产业等，提升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升级，提升扶贫开发的产业层次，提高贫困户收入；二是发展特色产业，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用足用好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禀赋，做大做强旅游业和现代农业，拓宽脱贫致富的受益面；三是延伸产业链，以农业产业链为例，要促使农业加工链纵向延伸，开发出功能食品、保健品等新兴产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促使农业服务链横向扩展，将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科技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等相互剥离，提高农业服务的专业性；四是强化产业融合，充分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的消费需求，催生“互联网+旅游+共享+”“生态+”“文化+”等一批扶贫开发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延伸、拓展、融合这些“+”出来的产业及产业链，推动产业网络更加多元集成，为扶贫开发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空间。

在产业资源开发过程中，要重点保护好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坚持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共赢，把产业链和生态链有机统一起来，借鉴翰雅有机农场的“果树下养鸡、鸡粪作肥”“绿肥+稻+鸭”等生态、循环、低碳农业模式，改善土壤、水环境，实现生态扶贫与农业扶贫互相促进，达到健康致富的耦合效果。

（二）社会网络嵌入扶贫路径：强化贫困户的社会关系网，形成多元利益联结机制

贫困户除了需要来自亲人、朋友、同学、邻居的资金扶助和资源帮扶，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扩宽、强化其社会关系网，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专业合作社的推动作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咨询机构的技术、智力支持，帮助其主动提高脱贫能力。

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多主体协同扶贫是指将贫困户、地方政府、企业、合作社及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稳固的利益关系，保持长效的合作，确保扶贫产业持续发展、贫困户长效脱贫。一是通过专业市场拉动多主体参与，首先由地方政府建立起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一些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作为中间商在农产品专业市场上进行批发交易，同时中间

商联系贫困户，有助于贫困户解决农产品销路困境，也有助于整合产业链；二是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带动贫困户参与，贫困户在自愿互助的原则上通过土地流转、扶贫资金、劳动力投入等方式加入各种类型的农业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加工并销售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有助于促进产业链向后发展；三是通过龙头企业整合专业合作社和贫困户的农产品资源，利用订单农业、股份合作、劳动参与等形式形成利益联动，有助于贫困户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为保障多主体具有参与扶贫的积极意愿，地方政府应多深入调研，了解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扶贫需求及市场需求，制定有根有据的帮扶政策；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机制保障，通过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等多种方式，吸引各种社会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转移，在资金扶持、贷款贴息、土地流转等方面鼓励引导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同时注重荣誉利益激励，对于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做出突出贡献的，在政府项目资金支持、社会安排、各种评比表彰荣誉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最后要帮助贫困户消除被动意识，激发、鼓励其利用土地流转、扶贫资金、劳动力投入等方式入股，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建立起利益共享机制，实现深度融合，一方面可以提局贫困户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能消除贫困户的小农落后意识、生产惰性，迅速提高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致富能力。

[参考文献]:

[1]黄伟伟, 陆迁, 赵敏娟. 社会资本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质量的影响路径——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J]. 人口与经济, 2015 (5) : 61-71.

[2]徐志明. 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 342 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 2013 (1) : 63-65.

[3]王瑜, 汪三贵.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决定与收入增长[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5) : 145-155.

[4]罗兰, 乔圣茹, 王东阳. “村企共建”与精准扶贫[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 (7) : 156-158.

[5]李志平送猪崽”与“折现金”：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与政策模拟研究[J]. 财经研究, 2017, 43 (4) : 68-81.

[6]陈希勇. 山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对策——来自四川省平武县的调查[J]. 农村经济, 2016 (5) : 87-90.

[7]黄承伟, 覃志敏. 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5) : 51-55.

[8]党红艳, 金媛媛. 旅游精准扶贫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消解——基于山西省左权县的案例分析[J]. 经济问题, 2017 (6) : 108-113.

[9]卢冲, 耿宝江, 庄天慧, 等. 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研究——基于四川藏区 23 县(市) 1320 户的调查[J]. 旅游学刊, 2017, 32 (1) : 64-76.

[10]贺雪峰. 农村低保与扶贫实践中的几个问题[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 : 34-45.

[11]曹洪民. 扶贫互助社：农村扶贫的重要制度创新-四川省仪陇县“搞好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9) : 72-76.

-
- [12]朱俊立. 政府购买社会保障扶贫服务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J]. 财政研究, 2014 (11): 46—49.
- [13]王卓. 四川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研究基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比较分析[J]. 农村经济, 2016 (4): 8-14.
- [14]葛志军, 邢成举. 精准扶贫: 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157-163.